

光緒邢臺縣志卷之七

古蹟 城址 館 坊表 冢墓 寺觀

城址

商祖乙故都通典古祖乙遷于邢卽此地亦邢國也寰宇記祖乙遷都于邢今縣治是

邢侯故城元和志周成王封周公子爲邢侯案故邢國今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括地志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府志在縣南百泉村遺址尙存

夷儀城在縣西春秋僖公元年邢遷于夷儀臣瓚曰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里元和志在龍岡縣西一百四十里今俗謂之爲隨宜城蓋語訛也

謹案春秋大事表邢遷于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

二里劉昭後漢書補注聊城有夷儀聚僖元年諸侯次于
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具邢器用而遷之聶北聶節攝傳
曰聊攝以東是也是夷儀當與聶相近其後地入於衛襄
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是也又曰晉夷儀在邢臺西百
四十里通典龍岡縣百五十里夷儀嶺邢所遷有夷儀城
疑夷儀本邢故邑名遷新邑而仍以故地名之衛滅邢地
入于衛故國之夷儀則入于晉自是兩地定九年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傳言伐晉夷儀又晉師于乘在中牟今河南
湯陰縣
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杜注謂救夷儀也此夷儀自當在邢臺與聊城
遠不相涉

襄國故城在縣西南項羽改曰襄國以趙襄子采地得名也元
和志今州理龍岡城是也

白雞城在縣治西寰宇記邢州西有白雞城隋區宇圖經云版築之初望其上有白雞捕則無所見因以為名俗號白圭城舊志縣西十三里有白圭鄉故名

建平城寰宇記邢州大城石勒所築後僭號名為建平城今城已非其舊

臥牛城夢溪筆談邢州城郭進守西山時築濶六丈可臥牛俗

呼臥牛城

因臥牛城之名城北有牛尾河遂相率附會謂西南一里有石出地三尺曰拴牛石南關東嶽廟後有牛

耳石並呼北長街為腸街縣署後小巷為肚子街南關閣外並有東西牛角廟真齊東無稽之談也

青山縣城在縣治西北五十五里西青山村隋開皇十六年析

龍岡置青山縣以縣界有青山為名大業初省入唐武德元年

析龍岡內邱二縣復置屬邢州開成五年省入龍岡

謹案通志內邱亦有青山故城以界內有青山村也攷青

山有四東北二村屬內邱西南二村屬邢臺然隋置析龍岡後省入龍岡唐置雖析內邱後仍省入龍岡按此當入邢臺為實

館舍

邢侯行臺舊志在城西一百四十里漿水村

邢臺舊志府通判廳東有石刻古邢臺三字

李攀龍登邢臺詩
郡齋西北有邢臺

落日登臨醉眼開春樹萬家潭水上白雲千載太行來孤城自
老風塵色傲吏終慚岳牧才便覺舊遊非浪迹至今鴻雁薊門
回今石刻尚存而臺址不可尋矣

檀臺史記趙成侯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注檀臺

在襄國後漢書郡國志襄國有檀臺

謹案通志檀臺隸沙河以括地志有洺州臨洺縣北二里

之說故也攷臨洺即今臨洺關縣北二里亦不至沙河今

仍從舊志存之

趙孤莊舊志在城西北二十五里相傳程嬰匿趙武處

襄子殿舊志府治正廳址是

建德殿在縣境晉書載記勒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從事中
郎劉奧坐營建德殿并木料縮斬於殿中建平元年暴風雨震
建德殿端門虎征慕容皝還朝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太平御
覽稱後趙錄建平三年正月大饗於建德殿又云勒徙洛陽晷
影於襄國銘佐命功臣二十九人於幽置於建德前殿十六國
疆域志
徽文殿在縣境趙王五年勒境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

作同上

崇訓宮在縣境虎命太子宫爲崇訓宮咸康元年虎幽太子及
程氏並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同上

澧水宮在縣境勒如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同上

單于亭在縣境勒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列之單于亭同上

東堂在縣境建平三年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勒正服於東

堂以問徐光勒僭號天王後令自今有疑難大事使人齋詣東

堂詮詳評決同上

西閣在縣境太平御覽稱後趙錄建平四年七月勒薨於西閣

同上

明堂辟雍靈臺在襄國故城西勒建同上

觀雀臺在縣境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按

觀一作鶴石虎此時尚未都鄴胡三省以為在鄴非也同上

永豐倉在縣境勒時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

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同上

挈壺署在縣境石勒置同上

桑梓苑在縣境後趙錄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國同上

止車門晉書記載石勒宮殿及諸門始就法令甚嚴會有醉客

突如止車門

舊志

大武殿石虎建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綽之下穿伏室置衛士

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鐙銀楹

金柱珠簾玉壁窮極工巧今失其處

舊志

皇臺建置無攷在城西二十五里皇臺岡

舊志

金元好問皇臺張氏莊作驅猪行

沿山蒔苗多費力辦與豪猪作糧食草庵架空尋丈高擊板搖鈴開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田夫曠中時叫號不似驅猪似稱屈放教田鼠大于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中無橡木長牙短喙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明隴畝見狼藉婦子相看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日會計收成纔什一資身百備粟豆中擔石那能幾錢直兜童食糜須愛惜此物羣猪口中得縣吏即來銷稅籍

郭翁堂城西南十五里翁晉人善造琴磚中空外華因徙居於

此舊志

清風樓在府署前明成化時知府黎光亨建

明陳音清風樓記順德郡在北都畿

內墉整四周中爲郡治成化丁亥京山黎公光亨來守是邦操
介敷平越明年政通民阜乃諏於郡丞劉公恕郡倅毛公濟李
公觀司理樊公震發公帑之贏鳩工伐木作郭門郡治之東南
上爲巍樓扁曰清風樓政暇集客登其上四牖洞闢徘徊遠眺
客曰是樓也高凌霄漢俯絕塵埃遠近山澤之勝舉在指盼間
維時淑氣方熙羣翎奏巧嘉禾葱鬱遠山如黛畫景舒長雲蹤
出岫槐柳垂陰芰荷散覆玉霜方濃銀蟾萬里雁鶩高飛水天
一色疑寒沍凍竹松晚翠積雪未消列峯堆玉四時萬景分萃
畢陳曷不一取以名子之樓而獨以清風名公曰風之來也憑
高者先得有伉斯樓涼颼四集爽我襟裾驅此炎烈有耳者孰
不聞聲有形者孰不夷憚此吾所以有取於風乎客曰吾子抱
濟物之志非流連風月如庾亮者豈羨風於斯樓夫有聲之風
足以襲人之外無聲之風足以感人之中周公告君陳曰爾惟
風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德之爲風入人也深矣昔楊震胡質包
拯趙抃李及諸賢以廉爲吏脫然不污至今千百載之下想其
清節猶使人興起踴躍如盛暑而御涼風也今子之爲郡固局
私門苞苴無路污政溷淆清風滌之猛政酷烈清風涼之下吏
承風黔首戴德有歌曰三冬皓雪兮我公之室三春膏雨兮我
公之澤君子之風兮小人是則故子以清風名樓使後之人將
指斯樓爲伯夷之居亦將慨慕清風而興起有如今視昔者乎
公曰皇風清穆來自帝側我先宣之播於人極後於吏者永如
今日保我皇圖鞏如磐石垂億萬年吾願始畢客揖而退余友
黃庭經時爲郡博聞公與客之言三復歎豔述以示余余用緝
厥辭以爲清風樓記 李攀龍郡樓詩示元美云使君杯酒郡

城樓倚檻高臨落日愁河朔浮雲連巨麓太行春雪照邢州自
憐叔夜常多傲無忝相如故倦遊畫省少年人所羨風塵豈亦
念淹留高樓遙接太行開飛雨蕭條拂檻回落木寒城聞鼓角
白雲鴻雁對登臺風塵南走邯鄲道秋色西侵睥睨來紫塞稍
傳驕虜遁使君還汎菊花杯又詩開軒萬里坐高秋把酒漳河
正北流自愛青山供使者誰憐華髮滯邢州浮雲不盡蕭條色
落日遙臨睥睨愁上國風塵仍倚劍中原我輩更淹留搖落高
樓此對君天涯不復有離羣啣杯大陸來秋色倚檻那臺過白
雲樹杪人家漳水出城頭風雨太行分極知今日同王粲賦就
還令鄴下聞國朝金文滔詩太行山色自西來傑構凌空遠
目開俯瞰九河環履鳥盡收全趙入樽罍詩篇王李皆雄
筆勲業文貞各異才垂老蒙恩誇壯觀不辭更上一千回
光緒

二十八年重修

采訪

柳溪亭在城北河旁金大定間節度同知永平王邦用建

舊志金王

邦用柳溪亭詩邢臺古名藩沃壤民繁阜負郭有園亭雅趣便
林藪波影搖杯盤嵐光入戶牖我初登仕途南北屢行走過此
必盤桓自卯或至酉光射看山眼香染攀花手夕陽促征鞍戀
戀猶回首復爲南和宰夙好端不負時時任勝遊仍攜會心友
粧臉池中蓮舞腰溪上柳去矣幾星霜受命來通守下車事紛
如訟稀三月後重尋舊遊地慨然吁嗟久亭子半已頽花木亦
何有興廢實在人此事亦幸偶見廢不使興未免頽之厚決意
復繕完同僚誰曰否棖棟增壯麗土木徹腐朽經始遇中秋落

成適重九間暇卽登臨還應藉詩酒 明王鴻儒柳溪亭詩
亭臨水面高城楊柳芙蓉綠映紅遙想使君來遊嬉沸天鼓吹

月明 明正德間郡守郭絰因環濠皆蓮改題曰君子郭絰君子亭記昔濂

溪先生謂蓮為花之君子蓋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有似乎君子也此亭之建厥
惟舊矣始名為柳溪亭者亭北有溪亭前多柳卽所見而名者
也今溪流環注城濠滿濠昔蓮當夏時蓮方盛開予與二守劉
君玉通守李君範任君彬節推孫君懋政暇來遊于斯徘徊俯
仰久弗能去似有契于濂溪之所言者予曰是宜更名為君子
亭思義不猶愈于柳溪耶諸君曰 嘉靖十六年郡守于桂拓地
然遂更之并書之以計歲月云

改建復名柳溪冠蓋往來及賓興諸生皆餞於此今廢舊志王宣化柳

溪亭記亭居郡北郭河側水滌紆四出柳千章據郡志金大定
間節度同知王邦用置或云厥為舊矣至用復新之正德間郡
守郭公絰更名為君子亭嘉靖間于公桂拓地改建復以柳溪
亭扁焉一時縉紳學士多詩章翰墨為一邦勝概嘉靖辛酉白
川劉公守順德民太和既去邦之人紀其所嘗遊者貌而俎豆
之而亭滋壯歲久亭且圯時有游車而希矣環伊公政暇適亭
顧瞻低回不能去曰噫憇亭則怡神顧祠則敏政豈為不物哉
有其舉而廢之若後之人何行且眺示更置所宜曰是遠塵囂
繚以周垣撤其廢闕左右絕梁制亭若祠重阿別祠于亭門焉
委土可以為師保食先大人何可使僅一字壞不必因靡不必

不度吾不役民一錢也賦功而屬之豐匪李君以授百戶孫繼
先照磨戴廷錫曰及磨之未得也趣將役凡再越月已于事而
竣如環伊公之素先是郡城覆簣相襲公欲易之巽眾難之公
曰諸君子過自好順德守王城即左右之肱期令後世保我奈
何愛一夕畚鍤之費重勤諸父老即東門哲我我必為之計定
而城既成而亭致用及行築之暇黜望待雉堞之餘公不告匱
民無胥怨則公之操數豫也偷者以舉羸為解即城惡且苟而
可奚亭之與有夫非疏房床第而令褐之父睨我其誰敢任之
亭既成間從諸僚出遊崇墉言言屹然其前既稿而苑既湮而
駛響屬色綴彙奏族致頰仰眺聽神與矚豁公喜而後可知已
宣化不佞無能為役往謁白川公幕府從容語次治順德狀言
及柳溪亭相樂也于今自值之水潺焉走林薄而白川公肖像
巋然其中即猶離坐幕府中爾公已稱鼎鉉重臣而環伊公文
章政事流布寰宇民胥歌舞之其為茲亭藉不直亭之爾已

鴛水亭在城北二里乾隆十五年知府徐景會因柳溪遺址建

於鴛水橋側遂為一郡勝遊之地通志國朝徐景會鴛水亭

為乾隆庚午歲五泉流演民物熙和廼與僚屬循行郊野見新
闢稻畦環青送碧居然樂土矣顧子于旌無憇息所僅得廢
寺小留進老農髦士而諮詢之因念昔所稱十里五里長亭短
亭非特為行旅計其制度良復深遠爰有邑人士進而請曰城
北河旁向有所謂柳溪亭者建於金改名君子於明凡冠蓋往
來為讌會祖餞地三載賓興則送諸生於此今則無寸椽片礎

之遺惟駕水橋畔廢牆遺址彷彿可尋景會聞而喜曰此殆
其所矣因與疏泉闢地規度以爲亭名之曰駕水而是時適際
雨餘種皆出土農民歡樂無事聞命趨工爭先恐後景會時往
過之則聞版築之聲與水聲相應答甫一月而工遂以成環亭
以牆引水沃入牆隙自北從畧約入亭東向循亭而南有廊面
南有堂堂之西復以廊繞之而南啟其門鑿地爲池水瀾瀾流
階砌間累石爲山與遠峯數點相映照其邃室之疏以密如蜂
房蛟窟之莫可數測也其列室之間以曠如緝景繁星之錯陳
而燦然朗照也較諸曩日之柳溪君子雖未知軒輕若何或亦
不至多讓焉昔歐陽公作有美堂記歸美於錢氏之不勞兵革
以錢塘爲遠勝金陵今順德固用武地也百餘年間惟見居民
繁富城邑豐盈因得修廢舉墜以復此觀游之勝蹟則 朝廷
之休養生息者深矣夫歐陽生當北宋雖云天下一統而北阻
於遼西撓於夏其時君臣方議戰守之不遑雖或偶舉封禪巡
狩之典亦惟曠時一行無暇長駕遠馭何如今 聖天子幅
員博博中外一家北狩西巡近數百里遠或至千里今年秋復
恭遇 巡幸高山將道由順德此一亭者雖不足當別苑離
宮或得幸邀 鑿輿一顧行將傲歐公之豐樂醉翁矣亭既
成作文以爲之記而始未敢宴飲以落之者將有待也 朱一
蜚聞徐省庵太守築駕水亭成題詩寄懷兩水環流徹夜澄文
駕繡擬玉壺冰林巒坐嘯秋如畫亭館新晴晚上燈共道使君
如趙嬰可無金管寄徐陵荷花才里奚須羨紅稻香飄徧綠塍

玉泉水亭在城西北四十里玉泉上

明張佳胤秋夕玉泉水亭
燕集詩二首羽書亭障息

吏隱得滄洲雁度杯能影泉穿地欲浮飯魚頻倚檻携月待登樓有客洞簫發冷然萬木秋圓沼澄天鏡飛泉掛石龍酒顏紅樹奪山榻白雲封青送孤亭眼寒流野寺鎖秋衣如可製吾欲采芙蓉

鳳凰臺縣西南五里鳳凰山上建置莫攷世傳鳳凰止此或曰

以山形名之舊志國朝邑人吳養民詩丹鳳何時去

駐蹕堂南關靖難兵過時駐此今廢舊志

觀察行臺二處前明防秋地也一在城西北四十里黃寺明張

觀察行臺太平樓詩太行東吐萬峯來蒼翠圍樓表裏開泉勢曲通蓬鶴嶺邊峯下白龍堆秋閒干騎時從獵天豁中原付

舉杯山水兩年就懸樓翠葉迴萬樹鳴風來曲塢亂峯擁月射虛臺自天開水上懸樓翠葉迴萬樹鳴風來曲塢亂峇擁月射虛臺

愛元未就揚雄草留客先傾庾亮杯忽漫携樽容玩賞不知窗

外野雲堆顧綬詩眾峯還抱見山泉碧玉凝池翠却圓一派

真源停列潔分流遠麗各潺湲天開圖畫晴光照地接邊關殺

氣連勝迹應知風土厚桑麻隨處徧平田何出光閔武黃寺

山口詩疊障層巒翠色浮况經朝雨裹平疇旌旄風動驚蒼雁

甲冑霜寒跨紫驢小队漫尋曲澗側高牙已建曉峯頭荒臺吹

角開雄障山寺鳴鐘候壯遊楊葉箭穿角虎豹柳營陣靜擁

貅笑看今日鷹揚士恐是他年燕領侯盛事無勞桑土計小臣

空抱廟堂憂三隅峰靜邊隔遠入嶺煙消漢
將收日暮孤城閒悵望白雲飄渺一天秋
一在百四十里宋

家莊堡 張佳胤宋家堡詩二首戍城干盤入藤蘿一徑通泉懸
崖共白霜老樹俱紅秋氣纏龍匣鴻聲起朔風扣關飛

羽傲愁傍薊門東巖關天地設投馬入山家枕探西風葉樽懸
野菊花映收窗外月壁放海東霞明發黃榆嶺彈冠想孟嘉

通判廳在府署西 通志 明歸有光順德府通判廳記余嘗讀
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

以便宜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
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

那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
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直如樂天所云

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
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內在

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
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

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
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

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
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申願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

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幾
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休休焉自謂

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
以謂千載之下乃有此同志者也 又順德府通判廳右記國

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
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
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龔未熙甯保
甲之弊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
弊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
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爲
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爲得職余嘆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
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
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
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
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逐去余
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階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
前判王君之賢余旣聞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
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措意閑居
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
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能以此
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疏愚度不能容於世而
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
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
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永感堂在城東六里黃家屯明應天府尹王震建

明李東陽永感堂詩慘愴

西原落木風水流無限夕陽空十年畫錦還鄉地半夜青燈教
子功思到九泉成雨露老看雙鬢憶兒童傷心重檢登科記猶